乌克留姆河

上

作者 希什科夫
译者 李通生 张福生 董立武 金志强 白伟 周青波

Урюм-река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白轮船

上

●作者 希什科夫
●译者 李通生 张福生 董立武 金志强 白伟 周青波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下

○作者 希什科夫
○译者 李通生 张福生 董立武 金志强 白伟 周青波

白轮船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克留姆河/(俄罗斯)希什科夫著;李通生等译.
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01.12
ISBN 7-5317-1448-5

Ⅰ.①乌… Ⅱ.①希…②李… Ⅲ.长篇小说-俄罗斯-现代 Ⅳ.1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2941 号

乌克留姆河(上下)

作　　者/希什科夫
译　　者/李通生　张福生　董立武　金志强　白　伟　周青波
责任编辑/赵立程　韩任伟　于祺盛
封面设计/王　绘　曲燕楠　张海潮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　　址/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网　　址/http://www.bfwy.com
邮　　编/150020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经　　销/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/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
开　　本/850×1168　1/32
印　　张/37
插　　页/4
字　　数/926 千
版　　次/2002 年 1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/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　　价/45.00 元(上、下)
书　　号/ISBN 7-5317-1448-5/I·1296

希什科夫与《乌克留姆河》

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希什科夫（Шишков, Вячеслав Яковлевич）1873年10月3日（俄历9月21日）生于特维尔省别热茨克的一个商人家庭，1891年毕业于维什涅沃洛茨克技术学校。十月革命前，他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从事专业工作，后来在西伯利亚主持对当地河流的考察，先后在西伯利亚工作了长达二十年的时间，直到1915年才回到彼得格勒。

希什科夫从1908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17年成为专业作家，1945年3月逝于莫斯科。1926～1929年出版过他的12卷本文集，1974年出版了希什科夫10卷本文集。

希什科夫的历史文学作品非常著名，他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叶美里扬·普加乔夫》（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ев）以广阔的历史全景，表现了1773年～1775年间进行的俄国农民起义，在艺术上获得极大成功，在他去世后不久，被追授斯大林奖金（1943～1944年度一等）。

同时，作为一位富于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家，希什科夫表现西伯利亚地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占有重要地位。由于他曾长期生活工作在西伯利亚，对这一地区的历史、自然、风俗人情有着深入的了解，并掌握了这一地区丰富的民间语言，这为他创作西伯利亚题材的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积累。他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就是《西伯利亚故事集》（Сибирский сказ）；而长篇巨著《乌克留姆河》（Угрюм－река）则奠定了他在西伯利亚文学中的重要地位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《乌克留姆河》以宏大的篇幅，精心描绘了西伯利亚巨商普罗霍尔由发家到衰亡的全过程，较为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，塑造出一系列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各阶层人物形象，充分展现了西伯利亚自然的壮阔与神奇。

《乌克留姆河》的创作虽然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，但在对人物的心理与精神的刻划，在对一些情节具有魔幻色彩的处理等方面，体现了现代主义的表现风格；小说结构完整，内容丰富，人物命运跌宕起伏，深刻揭示了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，为了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狰狞，政治、警匪与资本的丑恶勾结，贪欲面前人性的扭曲与泯灭等，至今读来仍然具有强烈的震憾力；当然，书中对世纪初西伯利亚原始生态的神奇描写，也是充满迷人魅力的。

本书译稿由张福生统校、定稿。

赵立程

2001年9月

I3/450/13

献给我的妻子和朋友
克拉芙迪娅·米海洛芙娜·希什科娃

乌克留姆河啊，亲爱的母亲，
你是女皇，是残暴的母亲。
——选自一曲古老的歌谣

第 一 部

一

在紧靠城边小树林的田界上，有一幢歪斜的平房。房檐下戳着一块招牌：

来客留步　理发店
一流理发　刮　脸

这家理发店的主人、高加索人易卜拉欣·奥格雷，或是整天侧卧在床上，或是出去找地方闲逛，因为只是到了晚上才有杂七杂八的人来光顾他的小店。

除了理发和刮脸的手艺高超，在城郊好酒的人中，易卜拉欣·奥格雷还以随时都能在他这找到存酒而出名。到了晚上，易卜拉欣这里就成了俱乐部。酒后的小人物们——当地这样称呼小官吏、工匠、二流子、神父、旧货商、扒手、茨冈人……总之，在易卜拉欣·奥格雷这个好客的小店里能找到不少的快乐人。近来，有些学生也开始光顾这里。吸引他们的倒不是廉价的白酒，而是这个强盗主人，这个苦役犯那种令人感到新奇的做派。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托尔斯泰关于高加索的描绘给人们留下了鲜明、深刻的印象。神奇的高加索山民从寨舍飞奔而出的英姿，把青年们的幻想引向朦胧迷人的远方，引向峡谷，引向梧桐树下。这一切，怎能叫人不去找易卜拉欣·奥格雷！这正是来自高加索山峦的一个神秘的恶魔啊！他的肩宽宽的，腰却细细的，身穿鲜红如

火的鞑靼棉袄，再加上那双闪着凶光的眼睛、蓬松的炭眉，一瞪眼就能吓死人。一个十足的魔鬼。

可是一旦看到他的笑容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易卜拉欣又是个多么温和，多么善良的人！当他惬意地一笑，晃动一下肩膀，合掌一拍：阿利亚—阿利亚—嗨！一跳起高加索舞的时候，你再来欣赏易卜拉欣吧！……

跟别人一起光顾这个小店的还有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。

乐队早已奏完最后一曲，广场上声消人退。土耳其鼓手已坐在小馆里喝起杂醇酒，公园很快空寂起来。园内古木参天，在僻静的角落里，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也时有凶杀案发生。秋天的夜晚，这里更显得阴森可怕——赶快回家！

中学生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把制帽向脑后一推，朝出口走去。

远处，像一群白嘴鸦起飞时那样，响起一片嘈杂激烈的叫喊声。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停住了脚步。

“在打架，”他穿过花丛和烂泥地朝叫喊处跑去。

“快动手啊！”

他朝迎面跑来的一个小伙子的头部猛击一拳，接着用老练的闹事鬼的眼光扫了战场一眼：广场上乐队往常演奏的地方，“教会中学生”和“普通中学生”展开了激战。双方都有一些市民、流氓和痞子在助战。

“乌拉！乌拉！”

“把他们赶到泥沼里去！”

“伙计们！咱们人挨打啦！……”

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掏出铅笔刀，向逃跑的人追去。这时，他整个身心都涌起胡作非为的野性，冲动得气哽咽喉。参加殴斗的人在他身旁疾跑着。园内响起了警笛声，卫兵的响板声和警犬的狂吠声。

“警察!”人们立刻四散逃开。“快上树!……”

但是，普罗霍尔疯狂地举起的刀子已经对准了猎物，收也收不住了。普罗霍尔在跑动中划了一个小伙子一刀，同时也立刻清醒过来。

“警察!……”疾跑的身影，夹杂着喊声，在他身旁闪过。“快逃啊!”

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攀上铁栅栏，上衣被栅栏的尖头刮破了，纵身跳了过去。

“啊哈!来啦!还带着刀子，这小恶棍!”警察一把将他抱住，可他却像条鲇鱼一样从警察手中脱了身，接着拼命地沿街跑去。

“无赖!抓住他!拦住他!”

普罗霍尔钻进一条黑胡同躲了起来，刚点着烟就发现右手上有血。

“我的帽子哪儿去了?”他的心紧绷起来。在那顶新帽子的帽檐上清清楚楚地签着他的姓名“普罗霍尔·格罗莫夫”，显然落到了警察手里。普罗霍尔傻眼了。他好像已经听到校长严厉的训斥声，看见了那个奄奄一息的小伙子，还有警察局，监狱。“上帝啊!这可怎么办哪?……”

“去找易卜拉欣!”

对，去找易卜拉欣·奥格雷。他能救我，准能使我摆脱困境。易卜拉欣无所不能。普罗霍尔松了口气，心情好了许多。

他推开门，停在门口。屋里有他五个同学。易卜拉欣一边磨剃刀，一边讲着笑话，逗得这几个学生哈哈直笑。

普罗霍尔朝易卜拉欣使了个眼色，就随他走进另一个房间，掩上了门。他噙着泪水讲述事情的经过，忽前忽后地走着，双唇颤抖，双手来回捻着皮带的尖梢。易卜拉欣一对炭黑的眼睛闪闪发光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我跟在他身后……他躲着我……我就掏出刀来……”

“好洋（样）的！……后累（来）呢？……”

“我一时兴起，就给了他一刀……”普罗霍尔用微弱的声音说道。

“哼！通（捅）死了吗？……”契尔克斯人狂喜地问。

“没有，不过刺伤了……”

“傻瓜！”

“我只是用小铅笔刀……轻轻地划了他一下，”普罗霍尔辩解着。

“傻瓜！应该用背（匕）首……给你，拿着！……”高加索人从墙上摘下配着华贵镶套的匕首，递给了普罗霍尔，“当离（礼）物吧！”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，易卜拉欣？……”普罗霍尔含泪说道，“会把我开除的……你给出个主意……我该怎么办……”他瘫软地坐在凳子上，佝偻起身子，“关键是那顶帽子……他们凭帽子就会查到我的……”

“你甭怕！你保护了好朋友，也保护了自己。应该栽（宰）了他！甭怕……你会成为一个像样的骑手的！……”

迎着他那响亮的嗓音，屋里走进了一群中学生。

“枪嘛，去他妈的吧！匕首才是最好最可靠的朋友。在高加索的时候，有一天夜里我骑马回自己的小土窝。周围是树林、月光和山岭。突然我看到路边站着个人，全身雪白。我向他喊了一声，他站着不动，又喊了一声，还是不动。喊了三次，他就是不动。我从肩上摘下步枪，打了几枪：他照样在那里……后来我拔出匕首，用牙咬住，向前爬去，等爬到他跟前，一匕首刺了过去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件女人的衬衫，用绳子吊在那儿。嗐！”

大家都笑了，但普罗霍尔只是苦笑了一下，叹了口气。易卜拉欣盘腿在地上坐了一会儿，又突然跳了起来。

“喂，别发愁……我们能应付过去……走吧。你说，去哪

儿?”

普罗霍尔跟在易卜拉欣后面。

“等等!”易卜拉欣突然停住步说,“要带上钱,得花费点儿了。警察局要跑,中学也要去跑,得花个百八十的。别担心,易卜拉希什卡[①] 啥事都能办。”

他把衣兜摸了个遍,然后又翻抽屉和箱子,从里边取出钱来,塞进靴筒。

“走吧!”

二

夏退秋来。中午的酷热之后,突然袭来一阵凉意,刮起阵阵湿冷的秋风。一堆堆暗蓝色的浓云,像一团团铅灰色的乱发,从北方飘了过来。绿色的世界忧心忡忡。乌云徐缓地移动,所到之处,洒下淅淅沥沥的冷雨,而且大有转雨为雪之势。然后,它们又挤到天边,悬在原始森林的上空,苦于再看不到中午时分的大地,不停地哭泣着,直到眼泪流干为止。

格罗莫夫一家的大院俨然是一座城堡:最外圈是密密的圆木围栏,圆木上端削得溜尖,包了铁皮,锐利得像杆杆长矛,再矫捷的人也难以越过。带着铁爪的大门,笨重坚实;入口处荒草杂生,可能是门常关着的缘故。旁边有个院门,专供骑手们进出。院墙上开有瞭望孔,两个守卫轮流值班,周围的一切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。至于高墙里边的一切,那是无法看到的。若是能够爬上空地边上的那棵大松树,拨开树顶的枝叶,你就会看到一座宽敞的铁顶房子,低矮而又坚实。这是去年新盖起来的。主人们从前住的那幢厢房,由于年深日久,已经变得灰暗无光,如今只能

① 易卜拉欣的爱称。

躲在新房子的身后。再往前算，丹尼洛·格罗莫夫爷爷刚刚在此地落脚的时候，他和妻子住在一间小耳房里，这座房子也保存着，没有拆掉：让子孙后代看看这长满接骨木、灰暗倾颓的小屋，让他们知道祖先白手起家建起这样一座宫殿的创业史吧。

七十五年前，丹尼洛·普罗霍雷奇从何处来到此地，无人知晓。

“这又关你们什么事？……来就来了呗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从熊窝里爬出来的。”老人自己常这么说。

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。开头是只身一人，像狗熊一样出没于大森林中。后来把儿子彼得拉扯起来，在河边装了一台水磨，又从猎户们手里收购毛皮，一戈比一戈比地积攒起财产来。

通过多年的艰苦劳动，也靠着诈骗和重利盘剥，再加上吝啬，终于从小耳房搬进了厢房，又从厢房搬进了宽敞的新房。

而现在呢，老丹尼洛整个人都干缩了，胡子变绿了，头顶也秃了，只有目光依旧像鹰一样锐利，一副古色古香的模样，躺在挂着花布帐子的床上。

深夜。

“彼琪卡！”他呼叫儿子，“彼琪卡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接着就一边咳嗽，一边做起祷告来。

隔壁房间里床响了一阵。

“就来，爸爸！”一脸黑胡子、头发蓬乱的彼得只穿了件衬衣，光着脚走到丹尼洛跟前。

“点着圣灯。”

彼得嘟囔着赶忙点起圣灯，心里想：真不是时候。

“过来，我要死了。”

彼得的心猛地撞击了一下他的胸膛，接着美滋滋地屏住了呼吸，然后又欢快地急速跳起来：父亲终于就要在倾刻间把儿子变

成富翁了。

“彼琪卡[1]”，老人抓住了他的手，“我就要走了，马上……”

彼得深叹了口气，逼视一下他那双鹰一般的眼睛。

“不要紧，爸爸。也许还……”

“不，孩子……快了……”老人艰难地呼吸着，“噢赫，倒点水……浸一浸我的头。”他看了一眼圣灯上轻轻晃动的火光，画了个十字：“宽恕我吧，保护我的圣母呀……这回，彼琪卡，可就剩下你一个人了。嗐，饶恕我这个杀人凶手吧。我是一个强盗……钱……在那边……祖耶夫沼泽地边上那棵枝杈很多的大松树你知道吗？就从那儿向西量二十二步，有一块大石头，从石头向左量三俄丈[2] 就是了……”

彼得屏住呼吸，双目中闪着贪婪的光，耳朵里响起金子碰撞的响声。

“你要拿它们多做些善事，好超度我的亡灵……要不我就会毁灭的：那里不会宽恕我，也不会轻饶你们，也要惩罚你，惩罚普罗什卡[3]，惩罚咱们整个家族。你盖一座教堂，修个济贫院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，爸爸，我一定照办。”

“画十字，跪下发誓……”

彼得发誓以后问道：

“总共有多少，爸爸？”

“好多呢，彼琪卡……我的心上压着一块大石头……我是个杀人凶手，杀过不止一个人。”

“都杀谁了？”

“唉，你就别问了。以后我到了阴间再告诉你……现在我兴

---

① 彼得的爱称。

② 俄国长度度量单位，一俄丈合中国的六尺六寸。

③ 普罗霍尔的爱称。

许还来得及洗清自己的罪恶。去喊醒玛丽亚，把普罗什卡也叫回来。噢，对了，他在上学，会耽误的，那就不用叫了吧。请神父来。派加拉西卡骑马去梅德维杰沃……站住，站住！你等一等呀……好，算了，叫玛丽亚来吧……”

父亲说的话，彼得没听懂几句。他的眼前只有那棵大松树，那块嵌在地里、长满青苔的石头，还有那堆发出悦耳响声、闪闪发光的金币，以及往后那像翻腾的大海一样自由自在、欢欢乐乐的生活。

彼得匆匆吻过父亲冰冷的额头，然后又嫌恶地擦擦嘴唇，摇摇头。

“爸爸，祝福我吧。”

“上帝会祝福你的。去吧，去喊人来吧。”

彼得叉开两肘，感激地看了看圣像前的灯火，光着脚、踩着油漆地板走出去了。

“玛丽亚，爸爸叫你呢？起来！……”他拍了拍妻子的肩膀。“哎，快起来！……”

“什么事呀！”玛丽亚坐起身，眯缝着眼，望着烛光，“你这是要到哪儿去？”

“到该去的地方……去请神父，”彼得抛出两句，一面从床底下掏出沼地靴子，手忙脚乱地蹬在脚上。

“见鬼，都不能给擦擦，靴子硬得像木头，脚都伸不进去……这帮鬼东西！”

彼得穿好靴子，跺了几下，接着又找上衣……“得去检查一下……”那块石头他记得清清楚楚，打猎时，他曾多次坐在上面休息。

“天啊，要是已经被人发现了呢？”

他是个富翁，还是一个平民百姓？这点他还不知道，因此坐

立不安，于是走下台阶，来到院子，叫了几声沙利克[1]，那条狗像个灰球滚到他的脚下，围着他的脚打转，把沼地靴嗅了一遍，疑惑地望着主人的一双空手；枪呢？

“鲁卡，把门打开，”彼得对护院的说，“爸爸有点不太好。”

“你这是去哪儿？”

“就在附近，不远，”彼得一面惶恐不安地回答，一面把帽子扣在头上，“听我说，鲁卡。你小伙子到厨房去，女主人也许会有什么吩咐，去请神父了什么的。要是去请，就派加拉西卡去，叫他骑那匹浅栗色的马，灰黄色的给神父。”

“你说老人情况不好？”

“不好。”

白头发的小个子驼背鲁卡，可惜地嘬了嘬嘴唇，扯下淋湿的帽子，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

彼得沿着熟悉的小路走得飞快，沙利克跑在他的前面。濛濛细雨不停地浇洒着大森林。踩硬了的小路很滑，提灯的光线又很弱，彼得有两三次碰到树枝上。

他走下荒僻的山谷，蹚过一条喧闹的小溪。往前，小路没有了，走起来更费劲。在丛林中，彼得像狼一样，靠嗅觉辨别方向，黑暗中碰得枯枝吱嘎作响。思绪紧张地翻腾着，他全身都处在不安的狂热中。一会儿他变得高大魁伟，他的面前是谁也未曾见过的豪华生活，他的名声要传遍大地，人们将为他奏乐鸣钟。一会儿幻想又突然破灭了，他又变得很小很小：他的生活永远限在圆木围栏之内，魔绳永远把他们捆在原始森林中的这块荒地上。

“啊哈！祖耶夫沼地。”他摸了摸沙利克，照直朝前走去，

---

① 俄文为“小球”之意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